



桐花落时

□武文 文/摄

啪。暮春时节，总有这么一声，不轻不重，落在童年的心上。那是桐花掉落了。

我儿时住在农村，内河的河埠头边上，有一棵很高很大的泡桐树。清明时节会开淡紫色的花，硕大，有香味。约有一个月的花期，桐花落时，确有声响。不是文人笔下那般诗意，而是实实在在的“啪”的一声。花落地上，形貌完好，只是失了生机。孩子们踩过去，花便碎了，流出一小点汁液，很快被尘土吸尽。

小伙伴阿春会爬树。他把裤腿卷到膝盖，露出晒黑的皮肤，手脚并用，爬到泡桐树上去摘花。他采下一朵，把花朵中间的部分抽出来，咬住花蒂，轻轻一吸，舌尖一舔，咧嘴笑道：“甜的！像蜂蜜一样的甜。”我不会爬树，总是很羡慕，不知道他说的那种甜味，和我喝过的美人蕉花的露水是否一样？

桐花和春雨很搭。“桐花新雨气，梨叶晚春晴。”这是唐代元稹的离别赠诗，很清新，为离别增添了几分春日的温柔。元稹还写下“我在山馆中，满地桐花落”，送给远方的白居易，寄托了思念。白居易回了一首长诗，题目也很长，为《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兼寄桐花诗……此寄》，诗中说：“月下何所有，一树紫桐花。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。”真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兄弟。

桐花开，桐花落，皆可入诗。宋代林表民说“客里不知春去尽，满山风雨落桐花。”僧人元肇也有“一番飞谷雨，满地落桐花”的诗句。柳永的“拆桐花烂漫，乍疏雨、洗清明”，很蓬勃烂漫。“桐花半亩，静锁一庭愁雨”是周邦彦的词，愁绪婉约，恰似心事重重的少女，欲说还休。

后来读课文，记得有一篇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。河南兰考县是黄泛区，风沙、内涝、盐碱等自然灾

害很严重，农业产量很低，群众生活很苦。焦裕禄到了兰考后，通过综合治理，大种泡桐树，治好了那里的干旱咸碱问题。这种兰考泡桐很少结籽，但树形较好，树冠稀疏，发叶晚，生长快，其吸收根主要集中在40厘米以下的土层内，不与一般农作物争夺养料，适于农桐间作。树在花落后长出大叶，叶子大而密，形成的树荫具有很好的遮阴效果，是优良的绿化和行道树木，兰考人称之为“焦桐”。

泡桐树繁殖容易，生长快，适应能力强。村里人很少用泡桐打家具，说它太轻，不经事。但后来我听说，兰考人用泡桐制作古筝、琵琶和阮等乐器，还打造了完整的泡桐建材产业链，看来是万物各得其所。我想，树和人一样，不在多贵重，用对地方就好。

桐花的花瓣厚实，摸起来像浸了水的宣纸，香气不似桂花浓郁，而是一种略带药味的清苦，枝叶也有中药味。确实，泡桐树可以入药。《本草纲目》就有记述：“桐叶……主恶疮蚀著阴，皮主五痔，杀三虫。花主敷猪疮，消肿生发。”近年来，医学上发现泡桐的叶、花、木材有消炎、止咳、利尿、降压等功效。

记得泡桐花开后不久，楝花也开了，也是紫色的花，如今也很少见到了。城市忘记了泡桐树，农村也难得一见了。当时只是寻常。

幸好，我如今住的小区里也有几棵泡桐树。在众多晚樱花开的时候，它并不是很显眼。但香气浮动，引得几个孩童驻足，他们仰着脸，指指点点，却无人敢攀爬。现在的孩子，金贵得很，哪里还敢爬树。我也在抬头，就像小时候仰望泡桐花一样，而时光快过去了半个世纪。

如今我才知道，阿春说的那股甜味，其实是记忆的味道。它像桐花落地时的那一声——清脆，短促，再也收不回来。

向春山谷雨茶

□陈红 文/摄

“谷雨要喝谷雨茶，就得采谷雨当天的鲜叶，最好是上午摘的。”这句话，我从小听外公念叨。这个周末，先生提议进山采茶，一场说走就走的山野之约，就此成行。

一路向前，春风拂过，山野层层叠叠染上新绿。临近茶山，需要涉水而过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换上了雨鞋。晨曦从树梢间洒落，织成一张金色的网，一幅春日山水画卷徐徐展开。雨后的天空格外明净，山峦一半隐在云中，一半浸在雾里，如一幅淡墨山水画，缥缈朦胧，让人分不清身在仙境还是人间。万物安静，时光也仿佛变得轻柔。循着依稀记忆，翻过山岭，我们终于找到一片野生茶树。先生说，野茶喝了明目，不知真假，我却愿意相信。

山风轻拂，茶树枝叶摇曳。深绿的老叶之间，春雨润过的茶芽密密麻麻冒出头来。第一次采茶，我才知道这般“费手”。茶芽细小娇嫩，藏在叶丛中，要眼尖才能找准。先生双手娴熟，一捏一提，茶芽便落入布袋。我却只能单手慢采，被他笑称是“绣花针式采茶”。看着那带着细绒的嫩绿，仿佛已有清香扑面而来。虽只采了小半袋，算不上丰收，心里却满是欢喜。在广阔的山野间，我们如茶叶一般渺小，却也各自带着清浅的香气。

江南春日烟雨动人，田间劳作却并不轻松。不过两个多小时，我便腰酸背痛，指尖也因反复掐芽隐隐发酸，小石子不时钻进鞋里，硌得脚底生疼。但这份辛苦并不沉闷，反倒满是山野闲趣。林间空气清润，混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，山风拂面，格外舒畅。先生劝我不急，一棵树一棵树慢慢采。累了便停下歇息，听鸟鸣清脆，如音符在空气中流淌。捧着掌心的茶芽，看着布袋渐渐充实，也算满载而归。

采回的鲜叶不能久放，必须立刻炒制。炒茶看似简单，实则考验耐心。先生洗净铁锅，将茶叶倒入，反复翻炒揉捻，细细的茶条慢慢成型。不急不躁，方能把握好火候。炊烟升起时，茶香也随之飘散。我抓了一撮放入口中，清香回甘。能喝上一口现采现炒的谷雨茶，实属难得。先生泡上一杯，轻嗅浅尝，醇厚的茶香在唇齿间散开。野茶独特的滋味，让我想起儿时外公炒茶的模样。

我家乡少有成片茶园，只因外公爱茶，年轻时便在院里种了几株茶树。外公为人好客，邻里上门，他总要沏上一杯好茶。每到谷雨，他便早早采好鲜叶，洗净晾干。灶上大黑锅烧热，外公先用手背试探温度，觉得火候合适，便将茶叶倒入锅中。随着噼啪声响，他粗糙的双手在锅中熟练翻抖，不一会儿，浓郁的茶香便溢满屋子。火光映着外公的脸庞，温暖而慈祥。

外公泡茶也十分讲究。老家八仙桌上，总放着一套粗瓷茶具。茶树下的老井水煮开，带着一丝清甜。烫壶温杯后，先投茶入壶，注入少量水轻摇后倒掉，这是“洗茶”；再注满水稍泡片刻，倒出半杯再回冲入壶，便是“冲茶”；静置后便可分茶。头道茶饮完，再次注水浸泡，便是“二道茶”，茶味最浓，香气最足，也是爱茶之人最中意的滋味。茶汤清绿透亮，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，如同春日花开。小时候我趁外公不注意偷偷抿过一口，只觉得微涩，外公总说，茶是大人喝的，小孩子还不懂。

谷雨茶香袅袅，飘向远方。我握着手中的新茶，忽然觉得，每一片茶叶里，都藏着一段旧时光。故乡虽远，此刻却分明在我掌心，在这一缕茶香里，安稳停留。

